

等待

□夏真

满天的寒冷,满地的落叶,窸窸窣窣铺就了一地金黄,冬的盛宴即将开始。然而,在干硬的树枝上,还有一片黄得发亮的叶子,孤零零地挂着,在冷酷的风中摇曳着,顽强地不肯落去,就像是旗帜,一面高傲迎风的旗帜。

这是我在朋友圈里看到的一幅摄影作品。那位作者言简意赅地写了一句话:寒风中孤独的摇曳,是在等待着什么?

是啊,你是在等待什么呢?这个问题真是意味深长啊。

你是在等着冬日的暖阳,让它慷慨地再给你涂上一层金色?

不对,你已经那么明艳,甚至可以称为世界上最明亮的叶子,无论在哪里都自带节奏,不需要任何外力增光添彩。

你是在等着来一场更劲爆的寒风,让自己舞动起来翻卷自如?

不对,或许那些已经应景适时落下去的叶子们没有了拘束,会在天空中随意飘荡,更肆无忌惮自由自在。

你是留恋着生你养你的树枝,那休戚相关曾经患难与共的树枝,不舍得贸然离去?

但是,你从来就是理智的叶,知道自己的使命,无论是寒意料峭的春,还是强烈的紫外线烧烤着辽阔而荒凉大地的夏,你从来无怨无悔,勤勤恳恳,为花输送养料,为树遮风挡雨,为仓促路过的人提供绿荫。你必然明白,作为叶子,你已经鞠躬尽瘁,到了离别的时刻。

莫不是,你害怕零落,拒绝凋谢,不想与同伴们一样埋落到暗黑的泥土里去?

更不会了!一切一切的苍苍茫茫,欢喜与成长,都受益于大地,我们怎么会抗拒那松软而散发着慈爱气息的土地呢?那里有着你的童年你的记忆你的梦,那里永远是出发地又是休养生息地。当你还是一片叶子痴情着蓝天白云时,就知道某一天会与它重逢。

也许我们都想错了,叶子的世界其实单纯得令人惊叹,或许你苦苦地等,执着地等,不顾一切地等,只是在等待着一个有缘人,一个能听你读你懂你的人,将你的故事告诉他。

告诉他,这些年经历的风经历的雨,这些年的艰难与胜利,这些年的痛苦与欢乐;告诉他,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,你都曾怀揣希望地努力过,清晨的每一片阳光都是你叫醒的。

当然,你只是一个季节,你只能以纯净的声音与自然对话,我们会懂吗?然而这世界总是会有有一种使人们惊奇且幸福的可能,灵性总会让一切匪夷所思般充满内容。

那么,为了这个美好的愿望,叶子,等待着吧,不嗔,不怒,不急,不躁。总有一天,总有一个人,真正懂你的人,在某个黄昏或者清晨,在不经意间,来到你的身边。

得像胡萝卜似的,牙齿打抖也无所谓。现在想起来,这些记忆是多么可爱、美好。

我出生在冬雪天,父母寓意在冬雪中将我育之成人。我特别喜欢雪和雪的诗句。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。”“风雨送春归,飞雪迎春到。”“晨起开门雪满山,雪晴云淡日光寒。”“瑞雪兆丰年”等等。与雪有缘,虽我不是阳春白雪,但我的名字、网名都拥有一个雪字。

我探亲到哈尔滨,在松花江看到这样的画面:雪花飘飘,漫天飞舞,一夜之间,大地银装素裹。孩子们雀跃欢奔,在厚厚的雪原上忽而互扔着雪团,打着雪仗,忽而把一个雪球滚大,堆一个憨厚可爱的雪人。情侣们急忙拿出照相机,在一株株挂着好看雪花的树下留下瞬间倩影,洒下一串笑声。

高高的兴安岭上,那才是数九寒天、冰封千里的北国风光。部队的营房,雪堵着窗户,冰溜子像透明的水晶柱子,一排排地挂在房檐上。苍翠的松树站在白皑皑的雪地里,凛冽的西北风发出尖厉刺耳的呼啸。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,地上的雪,厚厚的软软的;房顶上的雪,白皑皑的,又松又软;树上盖着的雪,将树枝压弯了腰,在太阳照射下,发出耀眼的光芒……一幅静谧的冬雪美景。

东北的冬天真是冷,那是干冷。外面,零下20℃—零下30℃,帽子、口罩、手套、耳套、围巾、大衣、靴子,御寒的宝贝全副武装好像都不管用了。东北的窗户几乎都是两层的,窗户中间可以存放鸡、鸭、鱼、肉和饺子,因此得名“天然冰箱”。可屋里却是阳春三月,暖气、火墙都用上了,屋里的气温,使人最多穿一到两件羊绒衫便可以打发了。真是屋里屋外两重天。

现在,在南方生活久了,这种冰天雪地的冬日还未真正遇上过。可能是全球气候变化所导致的,现在冬日的年轻女士,真是美丽“冻人”。大街上一条长裙的着装,翩翩而过,款款而行,全是春天的着装打扮,完全不把稍有寒气的冬天放在眼里。

我等待一场雪带来的邂逅与浪漫,等待大雪中的红梅绽放,等待雪后的春天更加生机勃勃。冬雪是宝,我更期待来场更猛烈的大雪,冻死所有的病菌害虫,让来年气象更新,除了庄稼的丰收,更重要的是百病消散。让冬日美好的画卷永留人间。

记忆散落冬日间

□王雪培

去年十二月的一天,我收到外地老同学寄来的一张明信片。疑惑之余,便拿出来仔细端详了一番。正面是一幅蓝白为背景,衬托画面中一对情侣在鹅毛般的大雪中深情地相拥,大红色的围巾、五彩的毛绒帽在蓝天白雪中更加醒目;反面是同学隽秀的祝福词。说起来,这些年虽然与老同学邮件、微信往来不断,但是却也颇有些日子没见到她的亲笔题字了。教授退休的她羡慕我们宁波的老年教育,而她在家里跟着开始学习欧体的软笔书法。横竖撇捺之间早已褪去了当年的青涩,更多的则是在岁月里积淀出的沉着和稳重。眼前的这张薄薄的《冬之恋》明信片也就成了回忆的导火索,一不小心便拖泥带水地牵出了许多曾经的冬日故事。

在商品匮乏的年代,替换的衣服比较紧缺,外套必须坚持穿一个星期,到了星期天方可洗换。母亲怕我弄脏衣服,让我在家做家务时戴一副袖套笼(宁波话,袖套)。有一次,快过年的一个大冬天早上,我提着竹篮,拿着购货证和钱,去副食品商店排队买冻鱼、冻鹅等年货。轮到我,已经超过到校上课的时间了。我连奔带跑赶到学校,随着一声“报告”,头上冒着热气的我,立刻引起整班同学的哄堂大笑。我低着头,抓紧两条辫子尴尬地站在门边。原来,我心急慌急于返校,忘了摘掉袖套笼了。要命的是,如果是小碎花的袖套,还可以起到装饰作用。而我当时戴着是母亲将我穿不下的裤管裁剪而成的,又硬又丑,黑了巴几,灰不溜丢。再说,我是班干部,平常管班级纪律、督促同学及时交作业等。从此,我的雅号“小阿姆”就诞生了。

儿时,北风呼啸,空气寒凝,小河水结着厚厚的冰,小伙伴们胆战心惊地在亮晶晶的冰板上行进着,一直走到彼岸,如释重负地欢呼着。有时,早晨从热烘烘的被窝里钻出来,轻轻敲击着屋檐挂着的冰凌儿,咬一口清脆的嘎嘣脆声悄然鸣响。哪怕双手指冻